

唐福丹醫驗匯粹

任森 郭金品 整理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唐福舟医验汇粹



任 森 郭金品 整理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世杰
封面设计：王国亮
封面题字：万年

唐福舟医验汇粹

任森 郭金品 整理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19,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

ISBN7-5337-0125-5/R·13 定价：1.20元

前 言

安徽省淮南市中医学学会副理事长唐福舟先生，1900年生，祖籍安徽省怀远县码头城。先生自少年时代即爱好中医，勤奋自学，年长悬壶于蚌埠、凤阳、怀远等地凡四十年，常以精湛之医术，救人济贫为乐。

1960年，先生应邀来淮南市中医门诊部，担任教学及临床工作。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先生孜孜不倦于中医后继人材的培养，将其毕生之经验尽传授于青年一代。先生培育的学生，多数已成为淮南市中医工作的骨干力量。当时，他诊务亦十分繁忙，由于救治不少疑难重症，所以先生之名，风靡淮南。晚年仍手不释卷，勤于写作，先后整理了医案、医话等资料数十篇。

先生治病，非常重视脾胃，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久病体质虚弱，如治疗不当，容易积虚成损，所以必须时时注意照顾脾胃，切忌妄施苦寒克伐或进大剂补腻。他喜用四君、六君、补中益气诸方剂，临床之时，随症加减，则平平之方，收效卓著。如先生运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产妇因误治而致足趾剧痛，辨症精当，收惊人之效。治疗湿病，先分寒热虚实表里之别，并重视病人舌苔的变化，对病人常扪舌而试，细究其枯燥、润滑、色泽、厚薄。用药亦以轻灵为主，用淡渗利湿药，也往往加行气和胃之品，有助于祛除湿邪而兼顾正气。尝见以此法挽治湿温误治而昏蒙欲毙者多人。

先生一生从事医学活动，博览群书，除内难、伤寒、金匱、本草经等医药典籍外，非常推崇清代吴塘《温病条辨》一书。对吴氏三焦辨证精神领会颇深，并能结合五运六气之变化，对时行外感主以银翘、桑菊；湿温主以三仁；暑温主以清营、安宫之属，用之丝丝入扣，无不奏效。案中所列，以蛤蟆心治高热神昏之奇效，更属独到之处。

我们自1960年即随先生习医于课间灯下，临床之时也多承师训。今由组织安排，我们协助整理先生临床经验，名之《唐福舟医验汇粹》。由于水平有限，尚不能以此一鳞半爪，全部反映出先生的经验和特长，诚盼此书能为振兴中医事业贡献微薄之力。

本书编写过程中，蒙淮南市中医学学会及陆超贤、唐兴鸣等同志大力帮助，一并致谢。

郭金品 任 森

1985年3月7日

目 录

斡旋中州之补中益气汤·····	1
温病纵横谈·····	8
温病发疹一则·····	20
下焦温病阴竭一则·····	22
湿温误治二则·····	23
谈谈寒湿症·····	25
乙脑后遗症治验一得·····	32
癫狂病二十三例治验·····	41
梦游病·····	46
痰阻窍闭一案治验·····	48
痰郁阻滞误攻案·····	51
四十六例阳黄治验录·····	53
黄疸病一案·····	58
肝炎证治概述一·····	59
肝炎证治概述二——治肝与护脾说·····	64
结胸辨疑·····	70

咳嗽证治述要·····	74
吐泻证治浅说·····	81
呃逆案一例·····	86
便秘治本·····	87
胸痞·····	90
肾寒腹痛一例·····	91
茅莓饮止鼻衄·····	93
风寒湿痹证一案探讨·····	94
痹证一则·····	97
治痹效方“白马酒”·····	99
重症瘫痪治验案·····	100
淋症一则·····	103
拇指节痛一则·····	105
会阴痛一则·····	106
调经撮要·····	107
妇科病案十二例·····	111
宫外孕二例治验·····	117
产后三大症之我见·····	120
新产时感治验·····	126
“石痕”治验体会·····	127
麻疹之辨证施治·····	130
小儿麻痹症六案摘要·····	137
惊风二案·····	141
气厥一则·····	142

浮肿治验一则·····	143
外科心得五讲·····	144
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	151
乳痈治验四则·····	153
湿毒丹与软骨煎·····	155
肾囊风重症一案治验·····	157
梅毒身痛灵药——灰碘·····	158
膝间积液不忘通络·····	159
医库奇葩“动物药”·····	160
清心圣药——癞蛤蟆心·····	164
治腋神方——鸡矢醴·····	168
萝卜妙用·····	171

斡旋中州之补中益气汤

补中益气汤为南宋李杲(公元1180~1251年)制定,乃补脾胃、升阳气之方剂。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他一反当时内伤外感混同施治等无效之法,力主避免疾病,当从增进脾胃功能入手,乃写成《脾胃论》。补中益气汤为其中之著名方剂。

补中益气汤主治脾胃衰弱、阳气下陷,升清降浊,以恢复中州运化之权。方中药品,味多甘温,均可入脾胃之经。药用炙黄芪(甘微温,入脾、肺经)补气升阳,人参(甘温入脾、肺经)补元气益脾胃,炙甘草(甘平,行十二经)补中益气,炒白术(甘苦温,入脾、胃经)补脾燥湿,当归(苦辛温,入肝、心、脾经)补血和血,陈皮(苦辛温,入脾、肺经)理气健脾化痰,升麻(甘苦微寒,入肺、脾、胃、大肠经)升阳祛风解毒,柴胡(苦平,入心包、肝、胆、三焦经)升阳和解。升、柴合用,直升清阳之气;煎加姜、枣,调和营卫,以助上药之效。

方中药物多甘温属补气健脾之品。因脾为太阴湿土,喜温燥而恶寒湿,甘味多入脾也。从药物归经看,方中各药几乎都入脾胃二经,可见东垣设方,药专而力宏。本方主要功效为补中益气升阳,其补中益气之理,人尚易知;而其升阳之妙,则颇难领会。方中升麻、柴胡两药用量虽轻,作用颇大,升、柴属阳,能使脾胃清气上归阳道,以资春风之

和，又引人参、黄芪、甘草上行，充实腠理，使卫外为固。故凡补脾胃药，多以“升阳补气”名者此也。升麻、柴胡均能升提，其功略有差别，升麻之性可直升而上，柴胡之升更兼和解。以使清气上升归阳道者，升麻为主，柴胡次之；充实腠理，卫外以和解者，柴胡为主，升麻次之。升麻、柴胡有升无补，人参、黄芪、甘草有补无升，两相合用，则升中有补，补中有升。

东垣治疾首重脾胃，脾胃同居中州，互为表里，补中者即指此而言也。胃主受纳，脾主运化，相辅相成，乃后天之本。若分而言之：脾为生化之源，统血之脏，主四肢肌肉；胃为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主腐熟水谷。脾胃又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水谷经胃之受纳，脾之运化，化营血，充元气，上输心肺，下达肝肾。益气者，即指益元气而言。脾胃为营卫气血之源，五脏六腑之营养，皆来源于脾胃，若不慎，即生变化。正可谓“平者万化安，病者万化危。”“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也。”如饮食不节则伤胃，思虑过度则伤脾等等。脾胃受伤，必生病变，以致虚热作，吐泻生，腹胀满，形体消瘦，气虚下陷，九窍不通……。而失阴平阳秘之衡。故欲调整阴阳，需顾护后天之本，则必用东垣补中益气汤。此法经过前贤和近代医家的不断实践，其治疗范围已越来越大，不但可运用在内、妇科，还可用于儿科、眼科等，既可甘温除大热，升举下陷，治久痢、久泄，也可止崩漏、治癌肿。余在临床实践中，反复运用此法，多得心应手。兹举典型病例数则如下：

一、阳气得升，止痛如神

阳气下陷者，又名大气下陷。而大气下陷，究竟陷至何处，出现何种症状，古书记载不详，余在临床实践中认为：概言之，下陷之处无固定，出现症状极猛烈，用补中益气汤治疗，收效很快。

病例一 李宋氏 女 23岁，凤阳县刘府镇人。

时在1936年秋，其翁约予治疗，云：“病危急。”至其家，见患者斜坐侧伏桌上，面色苍白，头汗如雨，呻吟不止，气息短促，脉弦紧，舌淡苔薄白，既无外感，又无内热，依据脉证，当属痛症。继觉房内有血腥气，见地上有石灰迹，知其新产无疑。乃细问其由。伊姑云：媳妇新产三日，时感胸中苦闷，邻人介绍，黄鳝头烧灰，加红糖水送服，可治胸闷。昨日午后约四时许，与服两只黄鳝头，移时，即感会阴部不适，初微觉痛坠，后痛渐剧烈，晚饭后坠如钩挂，痛不可当，彻夜不宁，呼号不止。余恍然大悟，此乃大气下陷也。与服补中益气汤，一剂而愈。

病例二 杨年氏 女 32岁，怀远县码头城人。

1955年，来约治疗。余刚入其庭院，即听高呼“快来救命！”至其屋见患者，倚东门坐，呻吟不绝，头汗淋漓，赤足于地。云“右脚拇趾如火烙油炸，痛不可当。”余俯首细查，右拇趾不红不肿不热，与左趾无异，甚怪之。乃问其发病根源，其忆曰：曾患胎痢治愈。一周前产一男孩，唯感胸中苦闷。昨日下午邻人介绍，鸡爪子烧灰，红糖水送服，治胸闷有效，遂服两只鸡爪子灰。少顷，右脚拇趾有热痛感，逐渐痛势

剧烈，呼号通宵。患者胎痢初愈，复因产后气血大亏，胸中虚痞可知；服鸡爪子灰而致阳气下陷。乃与补中益气汤，举下陷之阳，以散虚痞。服一剂，趾痛、胸痞若失。

按：李宋氏新产三日胸中苦闷；杨年氏胎痢刚愈新产七日，亦胸中苦闷，同属虚痞之证。黄鳝头、鸡爪子物异而性同，均属攻坚破结之品，实证只能少服，虚证绝不可尝。李宋氏、杨年氏二人同属虚证，皆妄用孟浪攻下之品，实属虚虚之戒！补中益气汤有升陷之功，斡旋之妙，故李、杨之病势在危急，而各服一剂均安。

至于黄鳝，生于水中，性喜水湿，头虽烧灰，其性犹存。前阴，乃水湿之所出。故黄鳝头灰引阳气下陷，直入前阴。鸡为家禽，喜燥而恶湿，其爪如人之足，虽烧灰，其性亦犹存。故书中有以肝补肝，以肺补肺之说。鸡爪子引阳气下陷，直至足趾，盖“同性相求”之义也。

二、癃闭可通，尿漏能止

补中益气汤治小便滴沥不止有效，治小便点滴不通亦有效。同一补中益气汤却有两种相反趋向之功能。亦可谓双向调节功能也。

病例一 张×× 女 30岁，阜阳船民。

1962年11月就诊：怀孕已8月。头汗如豆，形体略瘦，二便俱闭，腹胀迫急。小便不利，业已多日，昨晨突然小便不通，大便亦秘结。曾服车前子、地肤子等无效。余再三思之，其怀孕体弱，服利尿药无效，显系阳气下陷，膀胱不能气化而致小便不通，影响大便秘结，非升提不可。又古人治

小儿小便不通，用麻黄烧灰按于舌根，小便立下，盖麻黄透发肺气，肺能通调水道，下达膀胱。乃用补中益气汤加麻黄3克，取其宣上通下之理。服一剂，小便畅下，大便亦通。

病例二 周阜山 男 71岁，蚌埠市南岗人。

1958年秋，约予治疗。诉曰：小便不通月余，曾服利尿剂无效，后经医院导尿，虽能解一时之危，然尿道已发炎，肿痛不能再导。近三日来，小便点滴不通。余见患者，仰卧于床，外肾红肿，腹部膨胀，头汗如雨，呼吸迫促，危急万状，诊其脉细弱无力。老人癃闭，多属气虚下陷，故即与补中益气汤加当归9克、川芎6克。药后半小时，小便乃通，初则点滴不断，少倾即畅流而出。

病例三 张×× 女 32岁，淮南市新淮村人。

1963年2月前来就诊，主诉：因暴雨将至，急将菜缸搬移屋内，由于用力过猛，将小便迫出，腰痛如折。从此淋漓不断，已廿余日，屡治无效。每日更衣数次，仍穿湿衣。观其身体肥胖，并无病色，想系一时用力过度，而致阳气下陷。乃以补中益气汤加杜仲9克，以升阳为主，佐以补肾。服一剂而愈。

病例四 范×× 男 5岁，怀远县码头城区人。

1956年夏，其父代诉：小儿饮食正常，近月来，小便如漏壶，不分日夜，点滴不止，裤、鞋无干时。余见患儿精神、气色、动作均不现病容。因问：何不控制一些？儿云：不知有尿已漏下来。盖小儿健壮，不应大气下陷，然小便滴沥不止，而无感觉，却又多属虚证。故此例应是形实肾亏，形成大气下陷之候。乃与补中益气汤去生姜之辛散，加桑螵蛸之固涩，一剂而愈。

按：前二例小便点滴不通，后二例则小便滴沥不止，证状相反，而同用补中益气汤，均获满意效果，盖均属大气下陷也。大气下陷，可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清浊混淆而功能紊乱，故症状虽异，而由于大气下陷者一也。补中益气汤有升提之功，故治小便滴沥不止有效，同时具有升清降浊之功，故治小便点滴不通亦有效。

三、除胸痞、通乳汁，效如桴鼓

胸痞一证，有寒、有火、有实、有虚，如诊之确切，予气虚一症以补中益气汤，效果显著。而补中益气之方，非但可补中州、升阳举陷，而且尚有通乳之效，余曾屡试有验。

病例一 杨刘氏 女 31岁，怀远县码头城区人。

1957年夏，约予治疗。患者自述：高热病温，经治愈后，唯胸中苦闷，按之稍舒。观患者，面色苍白，唇淡无华，身体瘦削，语言低微，脉细弱无力。脉证合参，当系病后衰弱，大气不足，无运化之力，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清浊混淆使然。给服补中益气汤二剂而胸闷愈。继以八珍汤，配合饮食调养，而得痊愈。

病例二 李×× 女 39岁，阜南港船民。

1963年6月，其女前来约予往诊，因就诊患者太多，无法分身，遂问何病？答曰：“母生产七日，乳仍不通。”予乃设变通之法，与炮甲10克、王不留行10克、通草10克，一剂。次日其女来云：药后乳仍不通。乃随其往诊，见产妇身体瘦削，面色苍白，脉细弱，气短懒言，胸闷较甚，显系阳气下陷无疑。乃与补中益气汤加通草2克，意即欲求南风，先

启北牖之理。服药一剂，乳汁畅下。

按：大病、产后，身体常虚，胸中苦闷，多属气虚阳陷；手按之则舒，是为气虚明证，不敢移去者，气陷更甚。清阳不升，浊阴占其位，岂不胸闷！兹以补中益气汤补气升阳，阳升而阴降，清浊各归其位，故而胸闷痊愈。例二产后血亏气更虚，可有乳汁不通之患。先用通乳之法不效者，乃未见其人，未查其有虚痞也。予补中益气汤后，气虚复而胸痞除，加之通草通络，乳汁故得以畅流。

以上数例其证虽异，其因则一。内经中有“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之说。先贤谓“气为水母”，如气虚则“气自气，无以化水，水自水，而水蓄不行，”故小便不通。同时，如阳气衰微，气化无权，膀胱失约，小溲亦可频数、失禁。且阳气下陷，则可致剧痛；浊阴不降，复能致胸中痞塞。故与补中益气汤升清降浊，阴阳得以协调，则膀胱气化，小便自通，胸痞得除，乳汁自流。膀胱约束正常，淋漓亦自止。

温病纵横谈

温病属于热性病，系感受四时不同的风温、温热等而发。伤寒亦属热病。但伤寒始发于足太阳，由表及里横传；温病始发于手太阴，由上而下纵传。伤寒寒甚必伤阳（气），温病热甚必伤阴（津液），故治疗温病，必须处处顾护阴液。

温病学说基于《伤寒论》而发展形成。张仲景之《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本，叶天士之《温热论》则以卫气营血为辨温病之纲。再后，温病学家吴鞠通之《温病条辨》复以三焦学说，阐明温病之传变及其辨证规律。所以我们在温病的辨证论治上，亦当参照仲景之六经为基础，再结合卫气营血及三焦学说之辨证规律，以融汇贯通。《温病条辨》为温病学说之发展，其三焦证治分列于下。

一、上焦

温病初起，始于上焦卫分。吴鞠通认为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发展了叶氏“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阐明了邪从口鼻而入，首先侵犯肺脏。肺主皮毛，当温邪入肺，即出现肌表之卫分症状。温乃热邪，甚必伤阴，故治疗温病初起，当以辛凉解表为法。吴氏根据温病从温化热症状之轻重不等，及病邪温热各异，特

立出“轻、平、重”三种治疗方法，并指出须谨防邪入营血，拟出了著名方剂，如桑菊饮、银翘散、白虎汤、桂枝汤、清营汤、清宫汤等。各方具有独到功效，特分述之。

“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引自《温病条辨》，下同）

太阴者，指手太阴肺也。风温系初春阳气开始，肝木行令，肺脏感受风挟温邪，而发生之风温咳嗽。轻度发热，微微口渴，属于“轻”之外感，故用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以宣肺解表。

“太阴风温、温热……，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

风温系初春之风邪；温热系春末夏初之热风。肺脏感受风热病邪，比上条为重。初起即身发热，不觉凉，口作渴，用辛凉平剂银翘散，以清热解表。是即“平”者，较“轻”稍重也。

“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脉浮洪，系肺经（气分）业已化热；舌黄，系内热已盛；口渴，系津液内伤；大汗，系热逼津液外出；面赤，系火炎于上；恶热，系内热欲出而未遂，均现邪在肺经气分症状。用白虎汤者，因虎啸而风生，乃大凉清热之剂，以清肺经之热邪，更可解去表不远之里热。且此一方而有二用，按石膏系清热之要药，前人有认为石膏太寒者，煨而用之，以减其寒凉之性，非也。生石膏为含水硫酸钙，既能清热，又能解表，若用火煨脱水后，则只余硫酸钙，功效大减，绝不可煨，余治温邪化热之病，每用生者效果极好。